

王水照
侯体健

主
编

中国古代文章学的 阐释与建构

——中国古代文章学三集



 复旦大学出版社

中国古代文章学的 阐释与建构

——中国古代文章学三集

◎王水照 侯体健 主编

 复旦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古代文章学的阐释与建构:中国古代文章学三集/王水照,侯体健主编.
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7.3
ISBN 978-7-309-12802-4

I. 中… II. ①王…②侯… III. 文章学-研究-中国-古代 IV. H1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23623 号

中国古代文章学的阐释与建构:中国古代文章学三集

王水照 侯体健 主编

责任编辑/王汝娟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:200433

网址: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门市零售: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86-21-65118853

外埠邮购:86-21-65109143

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

开本 787×960 1/16 印张 32.75 字数 507 千

201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9-12802-4/H·2688

定价:8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

“中国古代文章学著述汇编、整理与研究”（批准号：15ZDB066）阶段性成果

目 录

朱东润先生《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》定本未刊稿清代文章学部分摘录	/ 1
文格论	祝尚书 / 10
论古人的“文章之学”	宁俊红 / 25
——以程颐所提出的“文章之学”为中心的考察	
近百年以来“文章学”之概念变迁与学科建构	倪春军 / 41
从修辞到体制	朱 刚 / 58
——扇对与八股文	
李繁《邨侯家传》——死囚牢里写出的奇书	陈尚君 / 71
——罗宁《汉唐小说与传记论考》序	
唐宋书事文述论	罗 宁 / 78
论宋代文体学的核心问题：本色与破体	谷曙光 / 102
——兼谈本色、破体的宋代文学史意义	
新型士人关系网络与宋代启文的繁盛	周剑之 / 119
宋代理趣赋的审美建构与赋史价值	李建军 / 132
《文苑英华》的文体分类及意义	巩本栋 / 145
庆历之际的经学新变与古文	方笑一 / 161
宋人“述”作考论	王秀云 / 180
——以王安石为中心	
南宋文章评点与我国古代文章学	张秋娥 / 200
南宋古文选本中的文章学思想	张海鸥 罗婢媛 / 233
南宋的“小佛事”四六	王汝娟 / 251
——以石溪心月《语录》《杂录》为中心	
南宋古文运动者的文章理论	马茂军 / 263
——以叶适为中心考察	

南宋评点选本《古文标准》考论	侯体健 / 276
楼钥《北行日记》的文体、空间与记忆	李 贵 / 291
被忽略的宋文话:《新编四六宝苑群公妙语·议论要诀》	沈如泉 / 308
《论学绳尺》版本问题再探	慈 波 / 325
论黄溍“目触心接”说与元代学术的形而下转向	吴正岚 / 339
清代朴学视域下的“文之资于经者”	常方舟 / 357
说部入集的文体学考察	何诗海 / 368
《古文辞类纂》编纂体例之文体学意义	吴承学 何诗海 / 382
汪中骈文地位之反思	吕双伟 / 396
论文绝句的创制与散文史的构建	蔡德龙 / 413
——徐湘潭《论文绝句一百七十五首》论	
李刚己和他的《古文辞约编》	洪本健 / 429
刘师培的文章学著述及其理论	朱迎平 / 438
骈散离合与民国时期文学史学的更迭	成 玮 / 450
——以钱基博、钱锺书父子为中心	
钱锺书先生六朝文章论的承续与超越	吴冠文 / 466
民国文话考论	曹辛华 / 480
第三届中国古代文章学学术研讨会综述	卢康华 倪春军 / 509
编后记	/ 520

朱东润先生《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》 定本未刊稿清代文章学部分摘录

[说明] 朱东润先生所著《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》，1944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，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奠基著作之一，也是第一部完整论述从上古到清末文学批评史的著作。此书从1932年在武汉大学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讲义为第一稿，1933年增订为第二稿，至1936至1937年完成第三稿定稿时，适逢抗战军兴，校样仅排出上半部，先生即携归泰兴，次年复随校西迁乐山。定稿下半部即此失去。《大纲》出版时，先生只能以1937年写定本的上半部（至第三十三《朱熹附道学家文论》止），与1933本《讲义》的后半部，略作拼合后印行。《大纲》自序云：“承朋友们的好意，要我把这部书出版，我总是迟疑。我想待第三稿的下半部收回以后，全部付印，因此又迁延了若干时日。事实终于显然了，我的大部的书籍和手写的稿件都没有收回的希望。所以最后决定把第三稿的上半部和第二稿的下半部并合，略加校定，这便是这部《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》的前身。”这是战争带给中国学术的损失。近年在先生遗稿中发现一叠大蓝格毛边稿纸抄写的书稿，经鉴别应即1937年《讲义》增订本的部分残稿。残稿首有目录一纸，正反两面抄写，经核对，其前三十四节与《大纲》前三十四节全合，其后四十二章目录，应即遗失的后半部的目录，惟缺写最末《曾国藩》《陈廷焯》二目。正文则自第六十章末节“竹垞又有《寄查德尹编修书》”始，至全书之末。残稿采取以1933年本剪贴增写的方式，其中改动较多者，均就蓝格毛边稿纸上粘贴增写，若改动不多者，则仍改动于1933年本散页上。所存为蓝格毛边稿纸十六页，两面书写；1933年本散页增订稿四十五页，每页亦各分两面。总字数约八万字。残稿上已经做有部分付排的说明。应属即将完成的增订本最后部分，但仍稍存一些仓促的痕迹。我比较倾向的判断，是先生此次修订，为逐次完成付排者。很可能在1937年末学期结束时，上半部校样已经排出，故得取到携

归以阅正,第二部分已经交稿下厂付排,故原稿未得保存。最后部分已经接近完成,尚未及付排,存于武汉行篋中,至1946年随中央大学东归途中取回,故得以保存。《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》在1949年后虽曾再版多次,先生未据残稿作大的调整,估计一是原稿已缺二十四章,一时难以补齐,二是50年代的政治氛围也不太适合重新撰写。今年适值抗战胜利七十周年,我也曾托人到武汉大学档案馆查询是否有原稿的保存,很遗憾确认没有,但就今存残稿以及先生自存四份讲义以及讲义上的大量批注,尚有可能部分恢复先生当年定稿的面貌。这一设想也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支持,希望年内能够完成有关工作。适逢王水照先生主持中国文章学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举办,谨先整理部分有关清代文章学的未刊稿,以饫学人。凡录四节。其中刘大櫟、曾国藩二章有较多增改。包世臣一节为全部新写,章学诚部分仅增加一节引文,就不另作区别了。有关《大纲》成书及先生历次讲义的情况,请参《复旦学报》2013年6期拙文《朱东润先生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程——以先生自存讲义为中心》。整理中的误失,也请方家指正。2015年6月13日,及门陈尚君谨识。

第六十四 方苞 刘大櫟

刘大櫟字才甫,又字耕南,号海峰,晚官黟县教谕,有《海峰集》。海峰尝以文谒望溪,望溪大惊服,语人曰:“某何足算,邑子刘生乃国士耳。”其于文喜学《庄子》,尤力追昌黎,然后之论文者少之。吴敏树《与筱岑书》论桐城三大家,以为姚氏特吕居仁之比尔,刘氏更无所置之。曾国藩与吴书,亦谓惜抱于刘才甫不无阿私,又云:“刘氏诚非有过绝流辈之诣。”其实自文学批评言之,海峰之论,尽有突过望溪者。

昌黎《答刘正夫书》,贵怪异非常之文,其后皇甫持正、孙可之等主之,此为韩门正传。千载之后,海峰更发昌黎之遗绪而昌言之,其言见于《论文偶记》。海峰谓文贵高、贵大、贵远、贵简、贵疏、贵变、贵瘦、贵华、贵参差、贵去陈言,尤贵品藻。其言品藻者曰:“文章品藻最贵者,曰雄曰逸。欧阳子逸而未雄,昌黎雄处多,逸处少;太史公雄过昌黎,而逸处更多于雄处,所以为至。”贵奇、贵变之论,尤与昌黎说合,录于次:

文贵奇，所谓珍爱者必非常物。然有奇在字句者，有奇在意思者，有奇在笔者，有奇在丘壑者，有奇在气者，有奇在神者。字句之奇不足为奇，气奇则真奇矣。读古人文，于起灭转接之间，觉有不可测识处，便是奇气。

文贵变，《易》曰：“虎变文炳，豹变文蔚。”又曰：“物相杂故曰文。”故文者变之谓也。一集之中篇篇变，一篇之中段段变，一段之中句句变，神变、气变、境变、音变、节变、句变、字变，惟昌黎能之。

古人论文好言气，海峰则进而言神，神气之迹见之于音节，于是更进而言音节。古文家之论文，至海峰而其旨益明，望溪、惜抱于海峰皆重视之，其后遂衍为因声求气之说。录海峰之言于次。

行文之道，神为主，气辅之。曹子桓、苏子由论文，“以气为主”，是矣。然气随神转，神浑则气灏，神远则气逸，神伟则气高，神变则气奇，神深则气静，故神为气之主。至专以理为主，则未尽其妙，盖人不穷理读书，则出词鄙倍空疏，人无经济，则言虽累牍，不适于用。故义理、书卷、经济者，行文之材料，神气、音节者，行文之能事也。

文章最要气盛，然无神以主之，则气无所附，荡乎不知其所归。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，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，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。然予谓论文而至于字句，则文之能事尽矣。盖音气者神气之迹也，字句者音节之规也。神气不可见，于音节见之，音节无可准，于字句准之。

音节高则神气必高，音节下则神气必下，故音节为神气之迹。一句之中，或多一字，或少一字，一字之中，或用平声，或用仄声，同一平字仄字，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，则音节迥异，故字句为音节之矩。积字成句，积句成章，积章成篇，合而读之，音节见矣，歌而咏之，神气出矣。近人论文，不知有所谓音节者，至语以字句，必笑以为末事。此论似高实谬，作文若字句安顿不妥，岂复有文字乎！

凡行文字句短长，抑扬高下，无一定之律，而有一定之妙，可以意会，而不可以言传。学者求神气而得之音节，求音节而得之字句，思过半矣。其要只在读古人文字时，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，一吞一吐，皆由彼而不由我，烂熟后，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，古人之音节，都在我喉吻间。合我喉吻者，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，自然铿锵发金石。

第七十三 章学诚

其言又云：

学者惟拘声韵之为诗，而不知言情达志、敷陈讽谕、抑扬涵泳之文，皆本于诗教。是以后世文集繁，而纷纭承用之文，相与沿其体，而莫由知其统要也。至于声韵之文，古人不尽通于诗，而后世承用诗赋之属，亦不尽出六义之教也，其故亦备于战国。是故明于战国升降之体势，而后礼乐之分可以明，六艺之教可以别，七略九流诸子百家之言可以导源而浚流，两汉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腠别，官曲术业，声诗辞说，口耳竹帛之迁变，可坐而定矣。

第七十五 恽敬 包世臣

与子居同时而持论相合者有包世臣。世臣字慎伯，泾人，嘉庆举人，官新喻知县。其论文之作有《文谱》《与杨季子论文书》《再与杨季子书》《摘抄韩吕二子题词》《书韩文后》上下篇，皆见《艺舟双楫》。

慎伯《与杨季子论文书》，斥离事与理而虚言道者之无当，因曰：

夫事无大小，苟能明其始卒，究其义类，皆足以成至文，固不必悉本忠孝，攸关家国也。凡是陋习染人为易，而熙甫、顺甫乃欲指以为法，岂不谬哉！文类既殊，体裁各别，然惟言事与记事为最难。言事之文，必先洞悉所事之条理原委，扶明正义，然后述现事之所以失，而条画其补救之方。记事之文，必先表明缘起，而深究得失之故，然后述其本末，则是非明白，不惑将来。凡此二类，固非率尔所能，而古今能者必宗此法，机势万变，枢括无改。《再与杨季子书》论选学与八家，尤足以通八家之藩而得其窠要。其言云：

自周秦以及齐梁，本非一体，八家工力至厚，莫不沉酣于周秦两汉子史百家，而得势于《韩非子》《吕览》者为尤深，徒以薄其为人，不欲形诸论说，然后世有识，饮水辨源，其可掩耶！自前明诸君泥子瞻文起八代之言，

遂斥选学为别裁伪体。良以应德、顺甫、熙甫诸君，心力悴于八股，一切诵读，皆为制举之资，遂取八家下乘，横空起义，照应钩勒之篇，以为准的。小儒目昧，前邪后许，而精深闳茂，反在屏弃。于是有反其道以求之者，至谓八家浅薄，务为藻饰之词，称为选学，格塞之语，诮为先秦。夫六朝虽尚文采，然其健者则缓急疾徐，纵送激射，同符《史》《汉》，貌离神合，精彩夺人。至于秦汉之文，莫不洞达骀宕，剌目怵心，间有语不能通，则由传写讹误及当时方言，以此为师，岂为善择！退之酷嗜子云，碑版或至不可读，而《书说》健举浑厚，宜为宗匠。子厚劲厉无前，然时有摹拟之迹，气伤缜密。永叔奏议，怵怛明畅，得大臣之体，翰札纤徐易直，真有德之言，而序记则为庸调。明允长于推勘辩驳，一任峻急。介甫词完气健，饶有远势。子固茂密安和，而雄强不足。子瞻机神敏妙，比及暮年，心手相忘，独立千载。子由差弱，然其委婉敦笃一节独到，亦非父兄所能掩。

慎伯自言早岁学兵家、农家及法家之言，故其文刻深，而好《韩非》《吕氏春秋》尤甚。其言未必尽是，而其起诸子以救文弊之意，则与子居合。录其《摘抄韩吕二子题词》于次：

文之奇宕至《韩非》，平实至《吕览》，斯极天下能事矣。其源皆出于荀子。盖韩子亲受业，而吕子集论诸儒，多荀子之徒也。荀子外平实而内奇宕，其平实过孟子，而奇宕不减孙武，然甚难学，不如二子之门径分而途辙可循也。蒯通、贾生出于韩，晁错、赵充国出于吕，至刘子政乃合二子而变其体势，以上追荀子，外奇宕而内平实，遂为文家鼻祖。盖文与子分，自子政始也。孔才得其刻露，而失其骏逸，子厚、永叔、明允、介甫、子瞻俱导源焉，后遂无问津者。

第七十七 曾国藩

有清叔季之间，以事业文章著者，无逾曾国藩右。国藩字涤笙，道光进士，累官礼部侍郎，丁忧归，再起治兵事，负天下重望，以大学士任两江总督，卒于任，谥文正，有《曾文正全集》。曾氏治古文于桐城派中衰之后，一以雄肆变其纤缓，王先谦《续古文辞类纂序》云：“曾文正以雄直之气，宏肆之识，发为文章，冠

绝古今。其于惜抱遗书，笃好深思，虽警效不亲，而途迹并合。”其言可谓得之。

涤笙有《欧阳生文集序》，论桐城派之原委甚悉，至其评论归、方、姚三家，语见《日记》者如次：

明惟震川，近惟望溪，不受八家牢笼。震川为人疏通知远，盖得力于《尚书》，而为文根源，全出《史记》；望溪为人严气正性，盖得力于《三礼》，而为文根源出于管、荀，故文章整饰严峻。二人皆性情醇古，每出一语，真气动人，其发于亲属叙述，家常文字，尤质朴恳至，使人生孝弟之心，此真《六经》之裔也。姚惜抱文略不道家言，意在避俗求雄，然惜抱性情萧疏旷远，至于质朴淳厚，实不及归、方，即便效之，亦不能工。惜抱文别创风韵一宗，然却受震川牢笼，其高者可追《史记》，得其风趣，其下者修辞饰雅，仅比元人。盖惜抱名为辟汉学而未得宋儒之精密，故有序之言虽多，而有物之言则少。

桐城派席韩欧之余习，每并文与道为一谈，至惜抱更举义理、考证、文章为学问三事。曾氏于古文及言道二者，知其不可强合，故《覆吴南屏书》云：“仆尝谓古文之道，无施不可，但不可说理耳。”《与刘霞仙书》言之更切，如云：

自孔孟以后，惟濂溪《通书》、横渠《正蒙》，道与文可谓兼至交尽；其次如昌黎《原道》、子固《学记》、朱子《大学序》，寥寥数篇而已。此外则道与文，竟不能不离而为二。鄙意欲发明义理，则当法经说理窟及各语录札记；欲学为文，则当扫荡一副旧习，赤地新立，将前此所业，荡然若丧其所守，乃始别有一番文境。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阃奥者，正为两下兼顾，以至无可怡悦。

涤笙《家训》又云：“凡大家名家之作，必有一种面貌，一种神态，与他人迥不相同。……若非其貌其神，窈绝群伦，不足以当大家之目。”语与前书所称之“扫荡旧习，赤地新立”者相同。其论古文诸家者，亦多从此着眼，《日记》云：

退之以扬子云化《史记》，子厚以《老》《庄》《国语》化六朝，介甫以周秦诸子化退之，子固以《三礼》化西汉，老苏以贾长沙、晁家令化《孟子》《国策》，东坡以《庄子》《孟子》化《国策》。于此可求脱胎之法，即可求变化之法。若拘步一家之文，即能与之并，不能成一家言。朱子之文杰出，尚不免

为子固所掩,况其他乎?八家惟韩、欧、东坡门径最大,故变化处多。老苏惟《权书》能化,子厚惟辨诸子、记山水能化,子固惟《目录序》能化,以其与生平文格不相似,而实能深入古人妙处。

曾氏持论,主骈散相通,故庚申三月《日记》云:“古文之道,与骈体相通。”《覆吴子序书》云:“弟尝劝人读《汉书》《文选》,以日渐于腴润。”《送周苻农南归序》言之尤切,其《家训》亦言之。

自汉以来,为文者莫善于司马迁,迁之文,其积句也皆奇,而义必相辅,气不孤伸,彼有偶焉者存焉。其他善者,班固则毗于用偶,韩愈则毗于用奇,蔡邕、范蔚宗以下,如潘、陆、沈、任等比者,皆师班氏者也。茅坤所称八家,皆师韩氏者也。……韩氏有言,孔子必用墨子,墨子必用孔子,不相用不足为孔墨。由是言之,彼其于班氏相师而不相非,明矣。耳食者不察,遂附此而抹杀一切。(《送周苻农南归序》)

世人论文家之语圆而藻丽者,莫如徐陵、庾信,而不知江淹、鲍照则更圆,进之沈约、任昉则亦圆,进之潘岳、陆机则亦圆,又进而溯之东汉之班固、张衡、崔骃、蔡邕则亦圆,又进而溯之西汉之贾谊、晁错、匡衡、刘向则亦圆。至于马迁、相如、子云三人,可谓力趋险奥,不求圆适矣,而细读之,亦未始不圆。至于昌黎,其志意直欲凌驾子长、卿、云三人,戛戛独造,力避圆熟矣,而久读之,实无一字不圆,无一句不圆。

姚氏《古文辞类纂》为古文家衣钵,曾氏则有《经史百家杂钞》,并姚氏之十三类为九,而增叙记、典志二类,此则史家之作也。曾氏又谓“纂录古文,不复上及《六经》,名为尊经,然舍经以相求,是犹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。”又云:“姚氏不载史传,以为不可胜录,然其书奏议类中录《汉书》三十八首,诏令类中录《汉书》三十四首,果能屏诸史而不录乎?”皆其识见突过前人处。涤笙又有《古文四象》一书,太仓唐先生论其书:“目次颇多率略,又古人文之脍炙人口者,如韩昌黎《张中丞传后叙》(阳刚之至美者),欧阳永叔《沧冈阡表》(阴柔之至美者),皆未入选,意者其未成之书欤!”今不赘。涤笙之言阴阳刚柔,本于惜抱,略录其说如次:

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,文章之道,分阳刚之美,阴柔之美。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,阴柔者韵味深美,浩瀚者喷薄而出之,深美者吞吐而出之。就

吾所分十一类言之，论著类、词赋类宜喷薄，序跋类宜吞吐，奏议类、哀祭类宜喷薄，诏令类、书牋类宜吞吐，传志类、叙记类宜喷薄，典志类、杂记类宜吞吐。其一类中微有区别者，如哀祭类虽宜喷薄，而祭郊社祖宗则宜吞吐；诏令类虽宜吞吐，而檄文则宜喷薄；书牋类虽宜吞吐，而论事则宜喷薄；此外各类，皆可以是意推之。（《日记》）

西汉文章，如子云、相如之雄伟，此天地道劲之气，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，此天地之义气也；刘向、匡衡之渊懿，此天地温厚之气，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也，此天地之仁气也。东汉以还，淹雅无惭于古，而风骨少隳矣。韩柳有作，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，而内之于薄物小篇之中，岂不诡哉！欧阳氏、曾氏皆法韩公，而体质于匡、刘为近。文章之变，莫可穷诘，要之不出此二途，虽百世可知也。（《圣哲画像记》）

涤笙《日记》有古文八字诀，所谓雄、直、怪、丽、澹、远、茹、雅是也。后以音响节奏，须一和字为主，因将淡字改作和字。最后定为阳刚之美曰雄、直、怪、丽，阴柔之美曰茹、远、洁、适，各作十六字赞之，录于次：

- 雄 划然轩昂，尽弃故常。跌宕顿挫，扞之有芒。
- 直 黄河千曲，其体仍直。山势如龙，转换无迹。
- 怪 奇趣横生，人骇鬼眩。《易》《玄》《山经》，张、韩互见。
- 丽 青春大泽，万卉初葩。《诗》《骚》之韵，班、扬之华。
- 茹 众义辐凑，吞多吐少。幽独咀含，不求共晓。
- 远 九天俯视，下界聚蚊。寤寐周、孔，落落寡群。
- 洁 冗意陈言，颡字尽芟。慎尔褒贬，神人共监。
- 适 心境两闲，无营无待。柳记欧跋，得大自在。

姚、曾论文，同主阴阳刚柔之说。惜抱所得，于阴柔尤深，《与王铁夫书》尝言“文章之境，莫佳于平淡”，盖其自言者如此。涤笙《覆吴南屏书》论惜抱之文，为世所称诵者，皆“义精而词俊，夔绝尘表，其不厌人意者，惜少阳直之气，驱迈之势，姚氏固有偏于阴柔之说，又尝自谢为才弱矣”。曾氏则不然，其所得者于阳刚为近，故屡言好雄奇瑰玮之文，而所以求之于行气、造句、选字、分段落者，言之尤累累，略述于次。

余近年颇识古人文章门径，而在军鲜暇，未尝偶作一吐胸中之奇。尔

若能解《汉书》之训诂，参以《庄子》之诡谲，则余愿偿矣。至行气为文章第一义，卿、云之跌宕，昌黎之倔强，尤为行气不易之法，尔宜先于韩公倔强处揣摩一番。

雄奇以行气为上，造句次之，选字又次之，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，句不古雅而气能古雅者，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，句不雄奇而气能雄奇者。是文章之雄奇，其精处在行气，其粗处全在造句选字也。余好古人雄奇之文，以昌黎为第一，扬子云次之。二公之行气，本之天授，至于人事之精能，昌黎则造句之工夫居多，子云则选字之工夫居多。

余观汉人词章，未有不精于小学训诂者，如相如、子云、孟坚，于小学皆专著一书，《文选》于此三人之文，著录最多。余于古文，志在效法此三人，并司马迁、韩愈五家，以此五家之文，精于小学训诂，不妄下一字也。（以上《家训》）

为文全在气盛，欲气盛全在段落清。每段分束之际，似断不断，似咽非咽，似吞非吞，似吐非吐，古人无限妙境，难于领取，每段张起之际，似承非承，似提非提，似突非突，似纾非纾，古人无限妙用，亦难领取。（《辛亥日记》）

《日记》中论《史记》及韩文诸篇，分析评较，皆有条贯，语繁不更录。涤笙又有《十八家诗钞》，与《经史百家杂钞》，同为有名选本。《圣哲画像记》云：“于古今诗家，笃守四人，唐之李杜，宋之苏黄。”要之其神感所属，仍于宋人为近，故《日记》称七律专读黄庭坚，七绝专读陆游。涤笙钞古文，分气势、识度、情韵、趣味之属；钞古今诗，别增一机神之属。《日记》中释机神二字，语至永，然《十八家诗钞》列气势、识度、情韵诸目，别增工律之属，而无趣味、机神之称，岂其意中变乎？录机神之说于次。

机者，无心遇之，偶然触之。姚惜抱谓：“文王周公系《易》彖辞爻辞，其取象亦偶触于其机，假令《易》一日而为之，其机之所触少变，则其辞之取象亦少异矣。”余尝叹为知言。神者，如佛书之有偈语，其义在可解不可解之间。古人有所托讽，如阮嗣宗之类，故作神语以乱其辞，唐人如太白之豪，少陵之雄，龙标之逸，昌谷之奇，及元、白、张、王之乐府，亦往往多神到机到之语。即宋世名家之诗，亦皆人巧极而天工错，径路绝而风云通。盖必可与言机，可与言神，而后极诗之能事。

文 格 论

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祝尚书

在我国古代诗学著作中,有所谓“诗格”一类的书籍,它盛行于唐五代,宋以后继有续作。二十年前,张伯伟先生出版了《全唐五代诗格汇考》一书,^①辑录现存唐五代诗格著作凡二十九种(其中有宋初作者),已散佚而附录存目的二十一种。在现存诗格中,直接题名“诗格”的凡十三种(含旧题宋初诗人梅尧臣的《续金针诗格》)。张先生在代序言《诗格论》中,全面论述了全唐五代诗格,共五个问题:“诗格”一词的范围、涵义及缘起;从《文镜秘府论》看初、盛唐的诗格;皎然《诗式》及其对晚唐至宋初诗格的影响;晚唐至宋初的诗格及其特色,最后为“宋代以后的诗格概观”。论文可谓全面、严谨而深刻,学术价值很高。张先生又从文献中举例梳理了所谓“格”的内涵,结论为:“格”就是法、标准,“而作为书名的‘诗格’、‘诗式’或‘诗法’,其含义也不外是指诗的法式、标准。”对此笔者都很赞同。

在《诗格论》中,作者除论述唐五代的诗格著作外,还举到了书法的“书格”和绘画的“法”。就是说,“格”、“式”不仅存在于古人的诗歌研究中,也适用于其他艺术门类,惜乎没有谈到“文”。^②我们自然无权要求张先生一定要谈文章,但也留下了一个思考:文章学是不是也有格法类著作?笔者在拙著《宋元文章学》中只论及文章格法,未触及这个命题。现经仔细考察思索后认为:在南宋以

① 笔者所用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本,本文所引即该本,不另注。

② 《全唐五代诗格汇考》附录四《全唐五代诗文赋格存目考》二《文格》收录倪有《文章龟鉴》一卷、孙郃《文格》二卷、王瑜《文旨》一卷、王正范《文章龟鉴》五卷、冯鉴《修文要诀》一卷、僧神郁《四六格》一卷,凡六种,已用了“文格”这个术语(第574页)。不过,《通志·艺文略》著录倪有《文章龟鉴》时,称其“集前人律诗”;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一五著录王正范《文章龟鉴》,谓此书“集道家、神仙、隐逸诗篇”;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卷二〇著录《修文要诀》,称该书“杂论为文体式,评其谬误,以训初学”。除上述三种及《四六格》一卷外,其他二种内容不详,是否曾论文章格法,已不可考。

后,关于文章格法的论著不仅存在,而且颇具规模,虽较“诗格”晚了数百年,但它的“身份”若被确认,对文章学研究意义重大。故不揣翦陋,而作《文格论》,狗尾续貂,以就正于方家。

一、宋元文章评点本中的“文格”

因学界罕见有人谈“文格”,所以我们还需首先“证明”文格典籍的存在。本文仅限于宋、元时期。这时期的文章学名著,大都没有用“格”、“式”或“法”等字眼作书名,但若翻读原著并以“格法”的眼光审视,部分著作讲的全是文章格法。本节讨论宋元文章评点本(包括节评本),拟以所评文章类型之不同,举两种评点本、一种节评本以说明之。第一种为《古文关键》,它是古文评点;第二种为《论学绳尺》,乃时文评点;节评本则为《文章百段锦》(全称为《太学新编黻藻文章百段锦》,以下简称《百段锦》),其中既有古文,也有时文,而《百段锦》之“百段”皆文章节录,而非全璧。

(一)《古文关键》二卷^①

吕祖谦(1137—1181)编选评点。是书凡二卷(宋蔡子文注本为二十卷,收文相同),乃取韩愈、柳宗元、欧阳修、三苏(洵、轼、辙)、曾巩、张耒八家之文,共六十二篇。吕氏在每文篇首或篇末评语中用“格”、“法”、“体”或“体式”的,有如下诸篇:

韩文:

《谏臣论》,篇首评:“意胜反题格。此篇是箴规攻击体,是反题难文字之祖。”

《答陈商书》,篇首评:“设譬格。”

《送浮屠师文畅序》,篇首评:“体格好,就他身上说极好处。”

柳文:

《封建论》,篇首评:“此是铺叙间架法。”

《捕蛇者说》,篇首评:“感慨讥讽体。”

^① 用清同治间所刊《金华丛书》本。